

南齊書

一
八
冊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遜之

祖沖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中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
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
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
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亾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
闇霜深高殿寒帝適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
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
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尙書三公郎建
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
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
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

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卽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居官不

兩雍本無不字

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

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

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

罪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

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

兩雍本有時字

此言達儉靈鞠宋世

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王

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

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

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

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

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
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監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
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
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
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厯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
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白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
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尙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閒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慙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

梁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
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
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
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
疏榮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
時四體黽黽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瘡涓濩無
時恕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
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招齧不
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
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尙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
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

龍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郴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
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郴又目禽獸云
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
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
羣浮閭水維朝繼夕聿投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永
明中琅邪諸葛勛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
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
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迺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
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
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

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冉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土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

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
死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
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
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
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
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
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恆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
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
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
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齎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
應署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
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眾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

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駸塵末皆是白起操牘
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
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齕遂乃棄
之溝閒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絙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
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
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
元元年爲尙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
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
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尙書
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
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

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
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
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
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
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
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
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
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
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
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
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
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

白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會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景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

來此祕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
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
云不從根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擷句
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尙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
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
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
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聞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
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
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

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
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
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
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
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
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
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
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
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
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
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

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厯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

南齊書卷五十二
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
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尙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
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
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眊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脣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貲又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袞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撫軍鑒曹行參軍
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